

吴光华 著

钱志利

传

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

吴光华 著

钱君匋传

吴光华敬题



一九九二年

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

S13438/02

K825
157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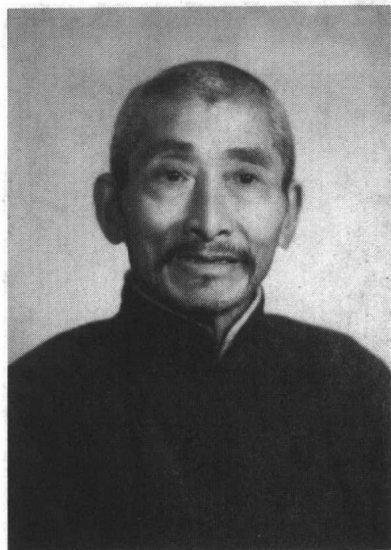
錢君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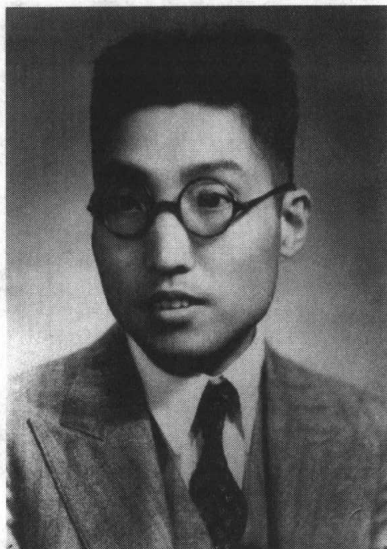
1933年9月，新婚的钱君匋、陈学肇和几个好友的合影。



40年代，钱君匋、陈学肇和母亲程雪珍在杭州刘庄留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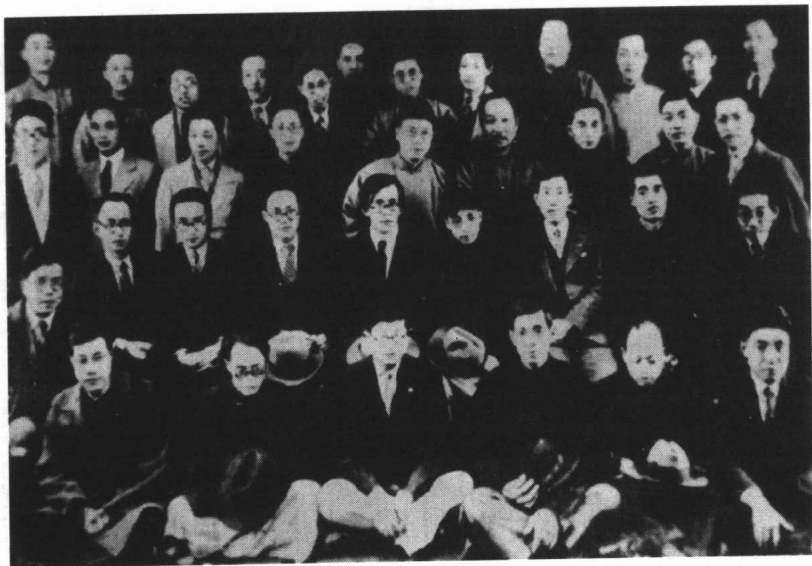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钱希林



青年钱君匋



1928年，钱君匋和他的朋友在杭州西泠桥上的合影。右起：钱君匋、潘天寿、吴刚、陶元庆、陈啸空、秦雪卿、戴望舒，坐者为汪曼之。



30年代初的开明书店聚会。前排左二为老板章锡琛、左三为索非，二排左四为巴金、三排右三为林语堂、右四为夏丏尊、右五为宋云彬，后排左一为叶圣陶、左二为徐调孚、左三为钱君匋、左四为胡愈之、左五为茅盾（沈雁冰）、左七为章克标、左八为夏衍。



1946年，钱君匋和丰子恺在杭州西湖合影。



1953年,为了“创造条件”,走公私合营的路,万叶书店和教育书店、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,组成新音乐出版社。图为三家出版社合并时的合影。



1954年1月,参加杭州弘一法师舍利塔落成典礼。钱君匋(左五)和丰子恺(左四)、马一浮(左六)、广洽法师(左八)等人的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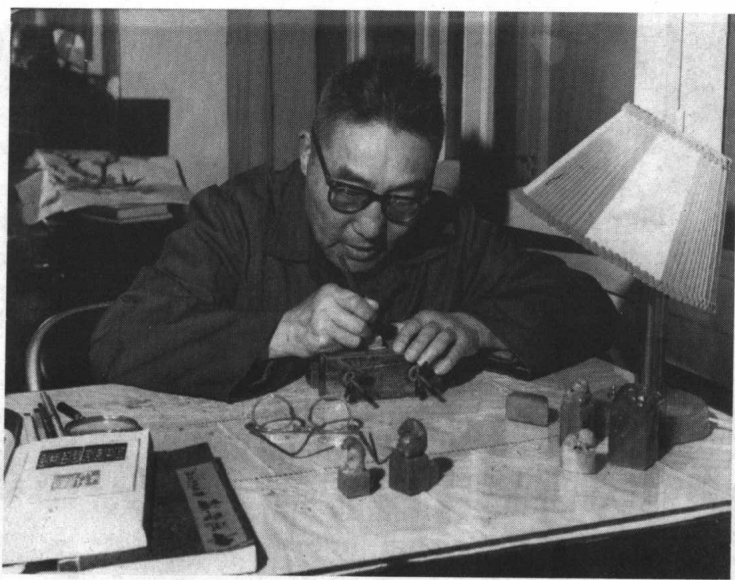
1980年6月,《钱君匋书画篆刻装帧展》在上海隆重开幕。朱屺瞻、钱镜塘、沈迈士、王个簃、陈巨来等参加了开幕式。图为钱君匋和部分参观者的合影。



1993年,钱君匋和60多年的老朋友巴金(中)合影。



钱君匋、陆俨少、谭建丞在君匋艺术院门前留影。



钱君匋在篆刻



钱君匋在写字



钱君匋和老朋友柯文辉(左)等在探讨装帧艺术



1991年5月,钱君匋正在向笔者讲述捐赠文物中的趣闻轶事。



1997年,钱君匋和他的学生(钱君匋铜像捐赠者)吴晓峰夫妇的合影。



钱君匋在故居



钱君匋在君匋艺术院



坐落在海宁西山脚下的钱君匋之墓

书中似见活匋翁

——代序

柯文辉

机缘，为我们友谊的港湾，送来形形色色的船。

真朋友极少。天天相会，三四十年不遇；利害冲突，意见分歧，却都共享切磋之乐，永不起锚。

当我清醒时，每自恨庸愚，以卖弄老生常谈为坦诚。能力小而许诺多。托人办事亦有过头要求。对爱我深、期望高、责之过严者，未加珍惜，自省太少。失去过益友，留下不少悔恨。

据君匋翁的老友们说，他对我之宽容为 70 年间所仅见。忠诚使我忘了谦谨冲和，多次用狂妄的直言惹他生过气。但少则半月，多不过半年，就会来信让我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，用不着半句解释，相知更上层楼，不存丝毫嫌隙。从他进入古稀，我有幸见到他内在的真与美较别人要稍多。就在来不及咀嚼这场忘年交时，他那条大船沉了！92 岁已是上寿，我还是被意料中的意外击得茫茫然、昏昏然，无形的手伸入胸腔，搓揉着内脏，不是沉重，而是余痛久久不得消失。

两周年祭过去了，一点没有缓解。

先生！我的大船，您几时扬帆归来？我等着您！在阳朔漓江碧波倒映着树影的月夜，在莫干山您手书七八个人高的“翠”字崖前，在屠甸石板铺成的小巷，在美术馆人流舒徐的长廊，在“浮碧小筑”缠满青藤的窗口，在鲁迅墓前茵茵的草毯上，在一株杨柳一株桃的苏堤弓形桥上，我寻觅着你，怎能相信你会放下刀与笔？

如果我碌碌无为的一生拥有过什么财富，那便是友爱。尤其是始于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尾声一段寄居上海的时光，常常去求教“五四”运动中的年轻人，以朴讷的言辞、闪光的行为体现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之美的师长。在那片森林中，您不是特别魁梧奇伟的大树，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一株乔木。

乔木有伤疤、病枝、枯叶，绝不完美，但仍旧是乔木。她的一粒种子也比小丑的脊柱重得多！

历史不断提示：成就超越前贤比诋毁死者要难得多。人可能被时间和自身的缺陷所推倒，骂是骂不倒的，其艺术生命比放冷箭者会长些。

二

先生艺兼众美，有目共睹。

在一两项艺术上超过他的，大有人在。

每项超过他的，没有。

具体言之：装帧家在书、印、画、作曲、出版经营、收藏方面难与他并肩；诗词家刻不成他的印，画不了书衣，作不了曲；作曲家在造型与诗词艺术上无法和他抗衡；在书画家行伍内其曲名列前茅；最后他还捐了许多国宝给乡邦父老，是将后事办得颇具华彩的收藏家。即或有人指出：先生在垂暮之年又同意在海宁建一陈列馆似乎近于蛇足。但也不能掩盖其基调上

的成功。

有人说：这成功未必那么可贵；但无人否定其难能。

20 世纪没有钱君匋式的人物，将会少了一道虽非令人惊绝却会留下几分遗憾。

如果我们站在昆仑之巅来竖看史实，横观世界，就会领悟东西方许多优秀民族都出现过多面手的文化巨人，他们一生完成了普通人三百年也做不完的业绩。从卢骚以来，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思想家柯尔卓夫、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、杜勃罗留波夫、高尔基，直到 20 世纪许多为人类做出了贡献的科学家、文艺家、政治家，许多出身贫苦，懂得人民的不幸，终生憎恨愚昧、贫困、自私和本人的弱点，力图用有限年华，做些利人的实事，让生命吐出光焰。钱老对生命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自觉，但已隐隐感受到这条伟大脉搏的存在，他想寻觅她，证实她，从求索中受到鼓舞，避开了眼前得失，保存了个性与生命，拒绝做殉葬品，想试试一个中上之资的艺术学徒，到底能焕发出多大光热，好为吾土吾民办点好事，这种活法的背后有巨大的空间，与说不清楚的悲剧和喜剧内涵，即人要主宰自我的渴望。在先生身上，这种渴望与民族美德，从孔、老、墨、佛，到大大缩水而成陶潜、李贽、徐文长、王夫之，直到伟大的谢幕者鲁迅，形成与全球不谋而合，层次高低宽狭各不同的河流、溪涧、小沟汇成的巨川，不舍昼夜万里奔腾。我为先生是其中一朵浪花而自豪！

时代呼唤巨人。生命只有一次。为巨人修桥铺路，乐于献上普通儿女的一砂一石，创造巨人诞生成长所需的道德、文化、财富三重积累与必不可少的氛围，将会使我们平平常常繁琐重复的劳动，注入诗与史的新血液。如果地球上每个家庭都在自觉地为巨人制造细胞，战争、贪婪、浪费、醉生梦死，能

大量减少，世界会美丽温馨得多。

先生有幸。他一踏入社会，便把自己投身到学习古人，再走出古人樊篱，熟悉西方（通过日本的桥樑）向东方回归的治学之路。脚力胆识基础文化限制了他的行程，迨到懂得艺术本是无路的大路，试图参与重建 21 世纪民族新审美观的大合唱时，他的心脏休息了。真休息得不是时候啊，怎不令人惋惜！

先生没有走到他应当也能够达到的高度。

关于人生道路，1982 年夏天，他和我有一段对白。他说：“从 1955 年胡风一案之后，宁可因孤僻挨批判，也比沾上什么小集团好得多。小集团是永远交代不清楚的。从此与朋友们拉开了距离，想换得安宁。相对安宁几天又耐不住寂寞，戒备心过了头，又交不到真朋友，这样陷入矛盾之中。我学的是艺术，不懂宗教，没有隐士的情怀。艺术的高层是道，我进不去，内心不充实，对万花筒般的现象看不到本质，不是掉以轻心，便是风声鹤唳，反反复复自扰不休，一点不解脱。”

我回答说：“那是人性，谁能身心静穆事事作壁上观？长期被迫孤独，形成的负面影响是对热闹一边厌恶一面病态的追求，像吸鸦片一样。年纪大，明知时光宝贵，理解力与体力兼备的饱和的状态特别短暂。希望先生回到寂寞冷峻中完成衰年变法的最后冲锋，防止逃避老的压力，畏难情绪演变的骄傲，踏步不前，放弃当世纪选手的机会。先生！自我躲不掉，创造条件，放下书籍装帧、图案设计、专攻书法篆刻、画为其次，潜沉下来，新生命从 80 岁开始好吗？对手少而弱的年代容易出人物，要补上文革年代坐冷板凳时失去的风光，那是鸩酒！夫子！”

“依的话讲得好，有时候，一个人太孤单了！”

“先生有盔甲和内在的战壕，可以战胜它的干扰诱惑！可